周易外傳

周易外傳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五

繫辭下傳第一章

爲治水之術者曰陻其所自溢是伯鯀之術而白圭襲之者也則爲安身利用之術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從生亦猶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國自足以勝之驚其无涯而陻以徼幸禁其必動窒其方生汨亂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動也則曰不動不生不生則不釁乎吉不成乎凶不貽可悔不見其吝而以逍遙乎蒼莽解脫乎火宅嗚乎无以勝之而欲其

不生則將謂稻麥生夫饑絲麻生夫寒君師生夫亂父母生夫死亦奚爲而不可其云大盜生於聖人無明生於知見猶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爲古今之大害而視之若仇讎乃要其所挾則亦避禍畏難之私與禽獸均焉而已矣夫聖人亦旣知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矣而吉者吾道也凶者吾義也悔者吾行之幾也吝者吾止之時也道不可疑義不可避幾不可逆時不可違恆有所奉以勝之故袗衣鼓琴而居之自得夏臺羑里而處之不憂怨艾以牖其聰明而神智日益退抑以守其堅忍而魄骨日彊統此者貞而已矣惟其貞也是以无不勝也

无不勝則无不一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動則亦惡從而禁之天地所貞者可觀而明晦榮凋弗能禁也日月所貞者可明而陰霾暈珥弗能禁也天下所可貞者君子之一而得失憂虞弗能禁也當其吉不得不吉而固非我榮當其凶不得不凶而固非我辱如曰无吉則无凶无凶則无悔吝則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廬者也則莫如舍野人而禽魚禽魚无所吉而凶亦不先覺也則莫如舍禽魚而塊土至於塊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終古而積然自若也乃天既不俾我爲塊土矣有情則有動且與禽魚偕動焉抑不俾我爲禽魚矣有才則有動且與野

人偕動焉抑彼自謂絀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實思以易天下有道則有動必將與君子偕動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貿貿胡不如禽魚之狉狉胡不如塊土之冥冥以搖天下葸畏偷安者而自命爲道嗚乎勿憂其无冥冥之日也死則亦與塊土同歸動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終離則虛極靜篤亦長年永日而宴安矣故其爲道也與禽爲嬉與魚爲泳與土爲委與野人爲偷與死爲滅與鬼爲幽乃其畏凶而憚悔吝也畏死而已矣畏凶者極於死畏悔吝者畏其焦肺怵心以迫乎死然而與死爲徒焉此无藉之子逃析楊而自雉經之智計亦惡足比數於

人類哉其爲心也非无所利於吉也畏不得吉无可奈何而[甯]勿吉也夫君子則无所利於吉而何畏乎非吉故守貞而一之而道乃无窮其視天下不可无吉也无吉則道不行不可无凶也无凶則義不著不可无悔也无悔則仁不復不可无吝也无吝則志不恆故不知進退存亡而能德乃備不憚[元]黃之血而天地以雜而成功則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動者道之樞德之牖也易以之與天地均其觀與日月均其明而君子以與易均其功業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離乎死之不動之謂也彼異端者導翁嫗襲衆之欲守稚子衽席之逸雖嵬瑣曼

延而慮不出乎此乃竊大易之言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凶三天下皆羿之彀不如窒其動以絕其源泂淌汪濊亦何從而測其所歸哉

樂行而不釋其焦勞憂違而不改其訢適貞夫一矣則得失皆貞也吉凶悔吝可以俱忘而奚有於卜筮以審其疑邪夫天下之有所大疑者二得之思保之未得思致之未失思存之失而思安之位也財也天下之得失盡於此而已矣蔑君罔親而圖之者姦人也詘節芟廉以利之者庸人也圖功取譽而終身以之者當世之士也如是則聖人獎當世之士而啟庸愚姦宄以爭疑信於不必得之中則

何貞之有哉曰非然也位者仁之藏（何以守位曰仁 仁字當如字）財者義之具也故天下无吉凶而吉凶於財位君子无吉凶而財位有吉凶此所謂與百姓同其憂患者也察原觀化渾萬變而一之渾涵於仁義之大有則位惡得而不寶財惡得而不聚乎且位惡從而設於倫類財惡從而流行於事物哉愚者見位知其貴而已也而驕肆以喪其仁愚者見財矜其富而已也而鄙吝以墮其義故位非其位而財非其財若夫位則有所自設矣若夫財則有所自殖矣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胥爲生也舉蚑行喙息高騫深泳之生彙而統之於人人者天地之所以治萬

物也舉川涵石韞尃榮落實之生質而統之於人人者天地之所以用萬物也胥爲人矣舉彊武智文效功立能之生理而統之以位位者天地之所以治人也舉賦質修事勸能警惰之生機而統之以財財者天地之所以用人也不得其治則叛散孤畸而生氣不翕天地於此有不忍焉不任以用則委棄腐萎而生道不登天地於此有不倦焉故翕天下以位而人統乎人人乃以統乎物登天下以財而人用乎人人乃用乎物故天地於其所生无所恝置於已生之餘莫之喻而喻使之自相貴而位以定莫之勸而勸使之交相需而財以庸然則位者天地不忍不治之仁

因以秩之財者天地不倦於用之義因以給之聖人欽承於天而於天步之去留天物之登耗單心於得失之林弗容已矣其得也吉也其失也凶也其悔也欲其得也其吝也戒其失也請命於天與謀於鬼大公於百姓與神物以使明於消息存亡之數尚德而非以獎競崇功而非以導貪而天地之德亦待聖人而終顯其功嗚乎彼驕語貧賤何爲也哉金夫不有躬非其財也負乘致寇至非其位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以安位也困于赤紱乃徐有說以節財也非然者貧其身以貧萬物巽於牀而喪資斧賤其身以賤天下折其足以覆公餗於陵仲子以餓成其不義延

陵季子以讓成其不仁君子將厚責之況乎創越人熏穴之言拾食蛤遨遊之說桎梏寶命塵垢天物以絕仁棄義而刓天地之生者哉故聖人之於易也據位財爲得失以得爲吉以失爲凶以命之不易物之艱難爲悔吝與百姓同情與天地同用仁以昌義以建非褊心之子所可與其深也故洪範以福極爲嚮威春秋以失地亡國爲大惡誠重之也非徒與㣲猗爭區區之廉莽操爭硜硜之節也

第二章

法象莫大乎乾坤法皆其法象皆其象故曰大也資始資生而萬物之數皆備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皆得是盡天

下之象而无以當之故佃漁耒耜以給養交易以利用弧矢門柝以禦害舟楫服乘以致遠宮室棺槨以衛生而送死書契以紀事而載道民用之所以浹王道之所以備而皆不足以當乾坤衣裳之垂其爲生人之用亦與數者均爾且其始於毛革繼以絲枲冬以溫夏以凊別嫌疑厚廉恥猶其切焉者也若夫上衣下裳施以繡閒以繪采以五章以十二配以六冕綴以黻佩應乎規矩中平準繩炎非以適寒非以溫爲之也勞服之也若贅乃聖人獨取乾坤之法象以當之而以天下之治繫之嗚乎孰有知其爲天地之大經人禽之大別治亂之大辨以建人極而不可毁

者乎夫法象之於天地亦非有其功德之切與於人物者也縣日月星辰於上而人有不可法之知奠海嶽邱原於下而人有不可效之能始有所以始而可觀者非能爲美利生有所以生而昭著者非能爲變蕃然而文之所著變之所自察理之所顯化之所自宜无功之功啟羣倫之覺无用之用安萬彙之宜天地不事以其德業詹詹與萬物寡過而治莫尚焉矣故水火雷風不能越其廣大六子五十六變不能亂其崇卑大哉法象乎而生人之事聖人所以繼天而致治者孰足以當此乎天位尊地位卑上下定矣天成象地成形文章著矣上下定故萬物戢然而不敢

干文章著故萬物訢然而樂聽其命戢然而不敢干訢然
而樂聽其命則天地可得而治萬物人可得而治物君子
可得而治野人而非此者則亂古之聖人思有以治天下
而其心殫矣久而乃得之於法象焉人之所可受吾治者
惟其敬愛而已矣怵然不敢干之心生則敬興訢然樂聽
其命之心生則愛生觸目而天地之法象在焉莫或不敬
也莫或不愛也人成位乎中而君子者野人之耳目也人
成位乎中則可以效法天地而无慙君子爲野人之耳目
則利用其敬愛法象之心以作其敬愛而受治故衣裳之
垂也上下辨焉物采昭焉榮華盛焉潔齊以示无散亂也

寬博以示无虔鷙也天地方圓之儀則天產地產之精華咸備焉陰陽損益之數律度規矩準繩自然之式咸在焉以示人極之全也而天下悉觀感以生其敬愛於是而聖人者亦有其无功之功以與天地相參故惟衣裳可以配乾坤而非他制器尙象所得而擬焉者也嗚乎衣裳之於人大矣哉可敬者義之府也可愛者仁之縕也是善惡之樞也生殺之機也治亂之司也君子野人之辨也而尤莫大乎人禽之別焉鷦鷯負葉以覆露水鸛畜礜以禦寒歐蛋文身以辟蛟□□□□□□□食衣裳之利而去其文无以自殊□□□□□□□□□則乾坤之法象亡矣黃

帝以前未之備也及其有之而乾坤定趙□□以後淪於
替也寖以亂之而乾坤傷妲己男冠以亡殷何晏女服以
覆晉宋齊邱羽衣而裁及其身王旦披緇而辱逮於死小
變而流於妖禍發於當年大變而濫於□□且移於□□
矣古之聖人法象治之而有餘後之王者干戈爭之而不
足易曰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殆易毀而乾坤□
□□□□□□夫

第三章

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則相與爲兩卽甚親而亦如
父之於子也无外則相與爲一雖有異名而亦若耳目之

於聰明也父生子而各自有形父死而子繼不曰道生象而各自爲體道逝而象留然則象外无道欲詳道而略象奚可哉今夫象元黃純雜因以得文長短縱橫因以得度堅脆動止因以得質大小同異因以得情日月星辰因以得明墳埴壚壤因以得産草木華實因以得財風雨散潤因以得節其於耳啟竅以得聰目含珠以得明其致一也象不勝多而一之於易易聚象於奇偶而散之於參伍錯綜之往來相與開合相與源流開合有情源流有理故吉凶悔吝舍象而无所徵乾非六陽无以爲龍坤非六陰无以爲馬中實外虛頤无以養足欹鉉斷鼎无以烹推此而

言天下有象而聖人有易故神物興而民用前矣漢儒泥象多取附會流及於虞翻而約象互體半象變爻曲以象物者繁雜瑣屑不可勝紀王弼反其道而槪廢之曰得象而忘言得意而亡象乃傳固曰易者象也然則彙象以成易舉易而皆彖象卽易也何居乎以爲兎之蹄魚之筌也夫蹄非兎也筌非魚也魚兎筌蹄物異而象殊故可執蹄筌以獲魚兎亦可舍筌蹄而別有得魚兎之理畋漁之具夥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之儀樂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統會其理舍筌蹄而別有得魚得兎之理舍象而別有得易之塗邪若夫言以明

象相得以彰以擬筌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繇得言固未可忘已魚自游於水兎自窟於山筌不設而魚非其魚蹄不設而兎非其兎非其魚兎則道在天下而不卽人心於己爲長物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故言未可忘而奚況於象況乎言所自出因體因氣因動因心因物因理道抑因言而生則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而奚以忘邪蓋王弼者老莊之支子而假易以文之者也老之言曰言者不知莊之言曰言隱於榮華而釋氏亦託之以爲教外別傳之旨棄民彝絕物理胥此焉耳嗚乎聖人之示人顯矣因像求象因象成易成而爲材動而爲效故天下无非易而无非道

不待設此以掩彼俱无所忘以皆備斯爲善言易者與若彼泥象忘理以支離附會者亦觀象以正之而精意自顯亦何必忘之而始免於小言破道之咎乎

第四章

君用獨以統羣民用衆以從主君制治而民從法故莫要於立君以主民而民但受治焉君子恆順小人恆逆而卦之陰陽肖之奇一也偶二也陽卦以一陽統二陰以奇爲君以偶爲民是一君而二民也故曰順陰卦以二陽歸一陰以偶爲君以奇爲民是二君而一民也故曰逆試論之道之流行於人也始於合中於分終於合以始終爲同時

同撰者也始者生也終者死也中者今日是也君子以人事天小人以鬼治人以人事天者統乎大始理一而已理氣一也性命一也其繼也合於一善而无與爲偶故君子奉一以爲本原始以建中萬目從綱有條不紊分之秩之兩端審而功滿天下一念之誠一心之健推而準之於无窮皆是物也若其所終則无事逆挽以求合言滿天下行滿天下斯以爲全歸而已矣故謹於知生而略於知死若夫小人之道則亦有一之說矣而必先之以二君二者因中以歸終也載營魄以始抱一以終萬法以始歸一以終從多致寡從寡致无以鬼統人而返人於鬼是故期於知

死而忽於知生先後制從之閒逆計而挽其末流則志懾而氣亦萎矣故聖人之與異端均言一矣彼曰歸一此曰一貫彼曰抱一此曰一致抱以歸者所終也處後而從治之績也貫以致者所始也處先而制法之主也故君子君一而小人民一民一而未嘗不一小人乃无忌憚而以一傲君子矣是以異端必濫於鬼而聖人必本於天惟然故習於小人之道以應吉凶之務者亦君子恆順而小人恆逆君子之動滎辱貴賤安危生死之殊絕喜怒憂樂醲賞重罰之洊用敦士以旁行安身以定交皆本一誠以先而洋溢敷施萬變而無必然之信果究其所歸堯禹異治姬

孔巽敎天下見君子之大而不見君子之一君得所麗民得所紀亦猶深宮无藝見之天顏而比屋有可書之閭黨矣小人之動也一榮一辱而志移一喜一怒而情變持兩端以揣勢分兩念以圖全一以爲禍福而瞿然恐一以爲善惡而厭然畏早作夜思雙行於義利而庶幾其可合機深巧售終以自得曰吉凶之變於前而終歸於畫一之算也則小人亦利賴其一以安矣先利而後誼先成敗而後是非要其所君則中庸模稜爲固藏之宗主擁戴而高居者也嗚乎以一爲君德主天而行主義以二爲君德尙鬼而行尙利鬼利者陰之性也一亂其統疾入於小人之道

而不復巽之頻兌之來離之沱若且不自保而況其變焉者乎

第五章

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虛而實來也自實而虛往也來可見往不可見來實爲今往虛爲古來者生也然而數來而不節者將一往而難來一噓一吸自然之勢也故往來相乘而迭用相乘迭用彼異端固曰死此生彼而輪回之說興焉死此生彼者一往一來之謂也夫一往一來而有同往同來者焉有巽往巽來者焉故一往一來而往來不一化機之妙大造之

不可爲心豈彼異端之所得知哉嘗論之天地之大德則既在生矣陽以生而爲氣陰以生而爲形有氣无形則游魂盪而无卽有形无氣則齒骼具而无靈乃形氣具而尚未足以生邪形盛於氣則鑿而萎氣勝於形則浮而枵爲夭爲尫爲不慧其去不生也无幾惟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則其於生也亦不數數矣男女搆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自來形氣離叛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往聖人之與異端胥言此矣乃欲知其所自來請驗之於所自往氣往而合於杳冥猶炊熱之上爲溼也形往而合於土壤猶薪炭之委爲塵也

所以生者何往乎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均和而主持之分而各就所都則无所施和而莫適爲主杳冥有則土壤有實則往固可以復來然則歸其往者所以給其來也顧旣往之於且來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其異者非但人物之生死然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日之明也今歲之寒暑非用昔歲之氣也明用昨日則如鐙如鏡而有息有昏氣用昨歲則如湯中之熱溝澮之水而漸衰漸涙而非然也是以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貞明而寒暑恆盛也陽實而翕故晝明者必聚而爲日陰虛而闢故夜明者必凝而爲月寒暑之發斂而无窮亦猶是也不用其故

方盡而生莫之分劑而自不亂非有同也其同者亦以天地之生往以天地之化生化各乘其機而從其類天地非能有心而分別之故人物之生化也誰與判然使一人之識亙古而爲一人一物之命誰與判然亙古而爲一物且惟有質而有形者可因其區宇畫以界限使彼此亙古而不相雜所以生者虛明而善動於彼於此雖有類之可從而无畛之可畫而何從執其識命以相報乎夫氣升如炊溼一山之雲不必其還雨一山形降如炭塵一薪之糞不必還滋一木有形質者且然奚況其虛明而善動者哉則任運自然而互聽其化非有異也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

物也必使之有養以益生必使之有性以紀類養資形氣而運之者非形氣性資善而所成者麗於形氣運形者從陰而濁運氣者從陽而淸淸濁互凝以成旣生以後之養性濁爲食色淸爲仁義其生也相運相資其死也相離相返離返於此運資於彼則旣生以爲後還以起夫方生往來交動於太虛之中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其來也因而合之其往也因往而聽合其往也養與性仍弛乎人以待命於理數其來也理數紹命而使之不窮其往也渾淪而時合其來也因器而分施其往也无形无已而流以不遷其來也有受有充而因之皆備摶造无心

勢不能各保其故然亦无待其故然而後可以生也淸多者明淸少者愚淸君濁者聖濁君淸者頑旣以弛人而待命矣聽理數之分劑而理數復以無心則或一人之養性散而爲數人或數人之養性聚而爲一人已散已聚而多少倍蓰因之以不齊故堯之旣崩不再生而爲堯桀之旣亡不再生而爲桀藉其再生則代一堯而國一桀矣淸聚者積中人而賢積賢而聖淸散者分聖而數賢分賢而數中人濁散者分頑而數中人分中人而數賢濁聚者積賢而中人積中人而頑淸本於陽二十五而不足故人極於聖而不能无養濁本於陰三十而有餘故人極於頑而不

知有性又極而下之則狗馬鹿豕蚓蠋梟獍之類充矣要其方往而方來之際或聚或散固不可以刻桅以問遺劍也使此一人焉必死於此而生於彼魂魄旣分於升降又各尋其合而營營往來交午於道亦紛詭而必迷矣故往之或來來之必往可信其自然以爲天地之大德而往來之衝聚散多寡之際聽乎理數之无心則所謂過此以往者也有心可以億以其心无心无定以召億未之或知豈復有知此者哉雖欲知之而不能强无心者以聽我徒眩而憂憂而召妄因將悲其往而幸其不老則生老病死皆苦將滅情絕識居長策於无生矣則又何貴乎知之邪不

必知之而聖人之利用以貞來而善往者固有道矣生化之理一日月也一寒暑也今明非昨明今歲非昔歲固已異矣而實而翕者明必爲日虛而闢者明必爲月溫而生者氣必爲暑肅而殺者氣必爲寒相因以類往來必貞故人物之生莫之壹而自如其恆特其用也陽數寡動以喜來而大陰數多靜以喜往而小養與性均以有生養數多下逮乎蟲鳥性數少遞殺於中人多者不恤其往寡者重予以來聖人之所以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也性之數既寡而人抑不能存之且虧替之大寶在位而聰明彊力之足任則爲功於往來以節宣陰陽者存乎其人矣充性以

節養延於他日延於他人而要有餘清充養以替性則延於他日延於他人而要有餘濁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晉之五胡雲擾善惡之積亦有往來率數百年而一復然且聖人憂之者化不可知而幾甚危也是故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自我盡之生而存者德存於我自我盡之化而往者德歸於天地德歸於天地而清者旣於我而擴充則有所埤益而无所吝留他日之生他人之生或聚或散常以扶清而抑濁則公諸來世與羣生聖人因以贊天地之德而不曰死此而生彼春播而秋穫之銖銖期報於往來之閒也是故詩書禮樂以敦其教綱常秩敘以峻其防功不

預擬於將來事必先崇於今日爲埤益之勿吝留之正昏婣以厚男女之別謹饗食以制飲食之度猶日无朒朓而月有盈虛也猶寒暑相半而和勝於寒以助溫也則聖人與天地之相斟酌深矣且今日之來聖人之所珍也他日之往聖人之所慎也因其來而善其往安其往所以善其來物之來與己之來則何擇焉是則屈於此而伸於彼屈於一人而伸於萬世長延清紀以利用无窮此蠖之屈而龍蛇之伸其機大矣故生踐形色而沒存政教則德徧民物而道崇天地豈舍身以他求入神之效也乎惟然故不區畫於必來而待效於報身也抑不愁苦於必往而苟遯

於一來不來也然則天下之淫思而過慮者何爲也哉釋
守性以爲己眞老守命以爲己寶以同所異而異所同立
藩棘於蕩平之宇是亦共驩朋黨之私屠酤固吝之情已
耳故曰君子和而不同與天下萬世和也而不怙必同於
己也然則何以見其義於咸之九四也艮男之成也兌女
之成也三四之交男女相感之際人道之終始往來之衝
而取諸身者爲心心感而思感思以止秉貞而盡道之常
不安養之悅以叛性不專己而絕物故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天下和平則己之思慮釋矣若夫迷於往來之
恆理感其憧憧而固守己私以覬他生之善謂死此生彼

之不昧者始未嘗不勸進於无惡而怙私崇利離乎光大以卽卑暗導天下以迷而不難叛其君親聖人有憂之故於此三致戒焉嗚乎聖人之時彼說未來也而知人思慮之淫必有疑於此者故早爲之剖析於千歲之上可不謂前知者與列禦寇西方聖人之說又何誣焉雖然聖人之於此廣矣大矣易道備矣豈獨爲咸四言之與

歸者其所自來也致者其所自往也天下有所往非其所自來者乎則是別有一鑿受萬類之塡委充積而消之旣歸非其歸而來者抑數用而不給矣緜此言之流動不息要以敦本而親用恆以一而得萬不强萬以爲一也明矣

異端之言曰萬法歸一一一歸何處信萬法之歸一則一之
所歸舍萬法其奚適哉是可截然命之曰一歸萬法弗能
於一之上索光怪泡影以爲之歸然而非也萬法一致而
非歸一也致順歸逆也夫彼之爲此說也亦有所測也謂
天下之動也必增其靜也必減其生也日以增而成其死
也日以減而滅千章之木不給於一埵之灰市朝之人不
給於原阜之冢初古之生今日而无影跡之可舉因而疑
天下之始鉅而終細也獨不曰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
而皆備乎且以爲繇一而得萬如竅風之吹於巨壑或疑
其散而不歸漫以萬而歸一如石粟之注於壑瓢不憂其

沓而難容邪强而歸之必殺其末以使之小是以輕載重以杪承幹而化亦弱喪以不立矣且夫同而一者非其少也殊而百者非其多也天下之生无不可與道爲體天下之理无不可與道爲本成熟擴充以臻於光大隨所入德而皆有其大備而量有不齊則難易差焉故君子擇其精粹以爲之統則仁首四端而孝先百行其大凡也立本者親始者也序立而量能相給也亦非有一之可執以臣妾乎萬有況得有一立於萬有之餘以吸萬而爲之藏哉天地之閱大矣其始終亦不息矣盈然皆備而咸保其太和則所謂同歸而一致者矣旣非本大而末小亦非本小而

末大故此往彼來互相經緯而不礙夫道則必與天地相稱也彼之言曰世界如腰鼓顙矣抑以道為兩端小而中大則是天地之兩端有餘而道之中央无頓舍也其亦不相揜以相稱矣且其謂津液煖氣之屬歸乎地水火風亦既粗測夫卽化之歸而要以致辨於知死知死而不知生是故地水火風之精粹聽往來以利天下之用來歸而為生者顧略而不審又恐其斷滅而說不立也則取乎既同既一之化櫛比而絲續之曰死此而生彼乃殊塗百慮之不可齊者橫立此疆彼界於大同之中思其无可思慮其无可慮亂始終之條理而曰芥子納須彌納者不受而强

致之也亦未知夫子須彌之同原而異理也鶩天下於往來而昧其生道則其爲害豈勝道哉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本萬殊之謂也借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二本而无分矣同而一一者所以來也殊而百者所以往也過此以往爲殊爲同爲一爲百不容知也子曰未之或知豈復有知之者而必推本以觀其往來豈强知之哉亦以明其不可知者而已殊塗百慮不勝知矣稍進而親始不勝知者亦可以止思慮之濫而作憧憧之防書不盡言言不盡聖人之意莫與繹之將誰紀以別於異端下生者其本立積之再三者其本盛故乾坤其茂以加矣

未至乎乾坤者艮陰之盛也兌陽之盛也泰陰陽之盛也陰盛於艮乾道乃致一而成之陽盛於兌坤道乃致一而成之陰陽盛於泰損乃致一而成之三致一陽於上上乃下交而爲友未盛者授之成而不能成欲致之而未可致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時雨將至炎氣隆隆宿靄欲消寒清肅肅炎之薄而密雲无以成其膏澤寒之淺而旭日无以成其滌清天地且不能強致而況於人乎三人行則可損一人矣三人損一以行則友得矣藉其惟一人之踽踽欲往合而定交非徒其損極而无以自存佻佻之子物亦且疑之而孰令聽之乎故曰介于石不終日匪介于石焉終日而猶

憂其速也武王之所以養之於十三祀而耆定於一朝也故曰安其身而後動其身不安焉民不與而傷之者至矣孔子之所以天下莫與而莫能傷也故曰成器而動動而不括器不成焉弗能不括而遽釋也孟子之所以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也是故損之爲德儉人之所修致之爲功惠人之所樂友之爲益通人之所尙而絪縕者莫之能逮夫絪縕者而豈易言哉旁薄以充陽之能欲怒以發而不爲震之虩虩欲洊以至而不爲坎之不盈凝固以厚陰之藏欲利其入而不爲巽之紛若欲麗其明而不爲離之突如動靜交貞以奠陰陽之所欲往合其爭而不爲恆之浚以

振也夫然後以之損而可損鉅橋之發非李密敖倉之發也以之致而可致囧畢之命非襄王河陽之命也以之友而可友庸蜀羌髳之合非蘇秦洹水之合也故威不厚者不可以恩恩不篤者不可以威知不徹者不可以行行不慥者不可以知周公七年而定宗禮非叔孫緜蕝而創漢儀也孔子五十而學大易非揚雄泚筆而作大玄也博學不教者內而不出多聞而闕者必愼其餘道溢於事神充於形神充於形則不謂之耳目謂之聰明道溢於事則不謂之功名而謂之學問故損其有餘以致諸天下之不足雷雨之屯猶惜其不滿火風之鼎猶慮其不足以安然後

行者其三人也非罥罥而呼將伯也致者可一人也非連雞而相覲望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巽坎離讓其成以後艮兌久矣偕行者衆而投之於可遷之地求之不深給之不捷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大哉絪縕之爲德乎陽翕以固景融所涵極碧霄達黃壚而輪困不舍陰闢以演滋膏所沁極碧霄達黃壚而洋溢无餘不息者其惟誠也不間者其惟仁也不窮者其惟知也故君子以之爲學耄勤而不倦以之爲教循循而不竭以之爲治徹百姓之場圃筐籧而皆浹乎深宮之志以之爲功體萬方之壺漿歌舞而勿貳其旄鉞之心而後道侔於天而陽施於首出

德均於地而陰暢於黃裳天下見其志而樂其仁天下見其損而服其義天下見其一而感其誠亦孰知損之而不匱（二陽仍定位於下）致之而不勞（三上非用爻）自有其植本之盛乎三者數之極也天地人之合也行者動之效也陰陽之和也損者有餘之可損也致者致之所餘而能受也得其友者交无所歉而後無所疑也皆絪緼之所可給也致其一爲斯醇矣故舉天地之大德萬化之生化而歸之於損三豈虛加之哉

第六章

道之見於數者奇偶而已矣奇一偶二奇偶合而三故八

卦之畫三而數之分合具矣然此者數之自然未能以其德及乎天下也推德以及天下因其自然而復爲之合三亦奇也偶其所奇而六故六十四卦之畫六而天地之德合合以成撰撰備而體不缺德乃流行焉二其三三其二而奇偶之變具矣然此者天地之德固然人未有以與之也逕天地之德以人謀參之因其固然而復爲之合六亦偶也奇其所偶而十八故四營之變十有八則三極之往來盡矣而奇偶之分合止矣過此者皆統於此矣要而論之奇偶合用以相乘易與筮均是物也筮者人之逕天者也三其六以奇御偶圓數也圓而神者以通神明之德易

者天地固然之撰也二其三以偶御奇易簡之數也易以貢者以體陰陽之物故筮用十八而易盡於六六則德以合矣體以全矣无有缺焉抑豈有能缺者哉夫陽奇陰偶相積而六陽合於陰陰體乃成陰合於陽陽體乃成有體乃有撰陽亦六也陰亦六也陰陽各六而見於撰者半居爲德者半合德撰而陰陽之數十二故易有十二而位定於六者撰可見德不可見也陰六陽六陰陽十二往來用半而不窮其相雜者極於旣濟未濟其相勝者極於復姤夬剝而其俱見於撰以爲至純者莫盛於乾坤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之見於撰者六陽居以爲德者六陰坤之

見於撰者六陰居以爲德者六陽道有其六陽乾俱見以爲撰故可確然以其至健聽天下之化道有其六陰坤俱見以爲撰故可隤然以其至順聽天下之變盡見其純以受變化之起則天下之相雜相勝者生矣借非然而已雜已勝天下亦且日以雜勝爲憂而務反之純安能復與之爲相雜而爲相勝乎故門立而闢任乎用牖无陰闢而不能闔牖无陽闔而不能闢德不備而撰不能以相通矣繇此觀之陰陽各六而數位必十有二失半而无以成易故因其撰求其通窺其體備其德而易可知已於乾知六陰於坤知六陽也其雜勝也能雜於六而有能越於十二

者哉何以明其然也易以稱天地之量而不能為之增減增者外附而量不容減者內餒而量不充乾无六陰陰從何來而坤為增矣坤无六陽陽從何來而乾為增矣相勝者夬姤一陰而五陰何往復剝一陽而五陽何歸相雜者陰陽之或少或多已見者在而未見者何亡以為本无則乾坤加於數外矣以為本有則餘卦緜於象中矣以為一有而一无一多而一寡則无本之藏離合起滅於兩閒亦祲眚之不數見而瘥瘧之時去來矣夫緜乾而知道之必有六陽也緜坤而知道之必有六陰也乾坤必有而知數位之十二皆備居者德而見者撰也是故有往來而无死

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有屈伸而无增減屈者固有其屈以求伸豈消滅而必无之謂哉陰陽各六以爲體十二相通以合德而可見者六以爲撰既各備其六以待變化故不必其均而雜勝起要非可盡之於可見而謂爻外无位位外无數也爻外有陰陽雜者豈憂其越哉緜可以來知其未來者之必有數以儲倚緜可以往知既往者之必有位以居停緜相勝相雜而不越於乾坤知未見之數位與已見者而相均爻外有陰陽而六外有位審矣然可見者所撰者也有撰者可體故未有撰者可通聖人依人以爲則準見以爲道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過此者

可知以所見形色之所以爲天性而道之所以不遠人與
今夫門有開闔則近而比鄰遠而胡越皆可用吾往來也
今有人焉行不自門馳魄飛形而以往以來爲怪而已矣
故用而可見者以爲之門乾坤各見其六以待變化之起
則亦民行濟而得失明矣若其賾有夫十二者則固不可
昧也故學易者設十二位於嚮背之間立十二數於隱見
之異以微顯闡幽則思過半矣

第七章

時有常變數有吉凶因常而常因變而變宅憂患者每以
因時爲道曰此易之與時盈虛而行權者也夫因常而常

氣盈而放逸因變而變情虛而詭隨則常必召變而變无以復常今夫月之有盈虛也明之時爲生死而魄自貞其常度也借明死而遂失其十有三度之節則終古虛而不足以盈矣而何云因變而變邪故聖人於常治變於變有常夫乃與時偕行以待憂患而其大用則莫若以禮禮之興也於中古易之興也亦於中古易與禮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禮故周以禮立國而道肇於易韓宣子觀易象與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殆有以見其然也易全用而无擇禮慎用而有則禮合天經地緯以備人事之吉凶而於易則不敢泰然盡用之於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易兼常變

禮惟貞常易道大而无斁禮數約而守正故易極變而禮惟居常其以中古之天下已變矣變不可與變則莫若以常是故謹於衣裳袺襘愼於男女飲食而定其志則取諸履裒其多以爲節益其寡以爲文執平施之柄則取諸謙別嫌明微克己而辨於其細則取諸復失位而必應涉於雜亂而酌情理以不拂於人心則取諸恆柔以懲忿剛以窒欲三自反以待橫逆則取諸損因時制宜如雷風之捷用而條理不窮則取諸益君子爲小人所揜守禮自盡不競而辨則取諸困扼之於此注之於彼施敬於人而不孤恃其潔清則取諸井情之難格行之以順理之以正出之

以讓權度情理以入乎險阻則取諸巽夫九卦者聖人以之實其情酌其理束其筋骸以彊固通其志氣以聰明巖巖乎其正也折折乎其安也若不知有憂患之故而卒以之涉憂患而道莫尙焉蓋聖人反變以盡常常立而變不出其範圍豈必驚心耀魄於憂患之至以與爲波靡也哉

故得輿如剝中行如夬在苦而甘如節有積而必散如渙乃至飛於天而如乾行於地而如坤非无以大治其變者而有所不敢用則以智勇加物而已未敦道義匡物而情未協固不如禮之盡諸己而達於情爲能約陰陽之雜而使之整也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劉康公曰威儀所以

定命安危之理生死之數於此焉定矣夫禮極情守經以用其盛非與憂患謀而若與憂患反故世俗之言曰救焚拯溺而用鄉飲酒之禮誚其不相謀而相反也而非然也苟鄉飲酒之禮行焉君子以敘小人以睦閭井相親患難相恤於以救焚拯溺也固優為之豈必求焦頭從井之功於飲博椎埋之攘臂者乎變者其時常者其德涉其迹者疑其迂體其實者知其大而柰何曰因變而變而奚禮為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因之以剖斗折衡而駔儈亂於市因之以甘食美居而嗜欲亂於堂詐偽方興而愚天下以乘其變而天下亦起而愚之矣文王因之

則无以事播惡之士周公因之則无以格淫酗之俗孔子因之則无以懼亂賊之黨故三聖人者本易以治禮本禮以作春秋所謂以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且夫聖人之於禮未嘗不因變矣數盈則憂患不生乃盈則必溢而變在常之中數虛則憂患斯起乃虛可以受而常亦在變之中故天地必有紀陰陽必有序數雖至變无有天下地上夏寒冬暑之日也聖人敦其至常而不憂則忠信无往而不存斯以厚其藏而物咸受治亦因乎理之有定者焉爾彼馳騁天下而喪其天則者一爲𦋺周之徒游萬物而自匿則以禮爲薄一爲權謀之士隨萬物而鬬智則以

禮爲迂此李斯之所以亡秦而王衍諸人之所以禍晉也而末世之憂患不瘳矣

第八章 經文其出入以度外內句使知懼句詳見稗疏

今且設神物而不能自運也登爻象於書而不能自詔也立位於六而不能使數之即位也該數於奇偶而不能使位之受數也然則興神物合爻象與數於位通位於數以用易者豈非人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故六位无常剛柔相易其變亦大矣天地固有其至變而存之於人以爲常盡天地之大變要於所謀之一疑因所謀之一疑通天地之大變變者非所謀謀者不知所變變在天地而

常在人四營十八變之无心人自循其常耳非隨疑以求稱所謀而酌用其多寡也執常以迎變要變以知常故天地有易而人用之用之則麗於人而无不卽人心之憂故曰變在天地而常在人若夫世之言易者居而不遷居之以律居之以氣居之以方居之以時則是易有常而人用之以變也於變以得常則人凝性正命以定陰陽之則取常以推變則人因仍苟且以幸吉凶之移故彼言易者有吉凶而无憂患歷憂患而不知其故蓋外內有定形不從其出入以致吾度數伸而理屈罔於其故而莫知所懼而何以云潔靜精微易之敎也哉夫立法以制之從師保之

職也從无造有以成其性命父母之道也父母无心以授之生而必予以成師保立法以導之從而不保其往故師保不足以配父母之大易以无心之變爲其生生授人以變而人得凝以爲常明其故以處憂患而非但示以吉凶則如所性之受於父母而盡之在我不僅趨其所趨避其所避規規然奉師保之詔以爲從違而冀以去禍而就福故易者正誼明道之教而非謀利計功之術也神道以教而用終在人典常在卒辭之後而无有典要立於象數之先然則邵子且末之逮也而況京房管輅之徒乎

第九章

夫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效者材之所效也一木之生枝莖葉蘤合而成體者互相滋也一車之成輻轂衡軸分而效用者功相倚也其生也不相滋則破而无體其成也不相倚則缺而廢用故爻倚彖以利用抑滋於彖以生而成體吉凶悔吝之效未有離彖以別有指歸者也故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有如曰易者意也意者乘人心之偶動而无定則者也无定則以求吉凶之故抑將舉之位與應而止比之初亦坤之初矣履之五亦乾之五矣位齊應均而情殊道異則位豈有定而應豈有準哉夫筮以得象則自初至上而積爲本末易之有卦則六位皆備而一成始終

積以相滋而合之爲體是故彖靜而爻動動者動於所靜
靜者固存也僅乘其感以據所處之位而爲得失感之者
无本據之者滯將任天下之意知詭天則以爲善敗惡能
原始要終以爲通變之質乎故君子以人合天而不强天
以從人則柰何舍所效之材以惟意是徇邪夫易廣矣大
矣學易者或有所擇矣然亦擇材而非擇效擇材則專擇
效則固也故顏子用復曾子用泰以擇德也文王箕子同
事晦主則皆用明夷既濟未濟共臨坎險則胥伐鬼方以
擇用也擇德者從其性之所近擇用者從其心之所安咸
必其材之具成而後始成乎其章故利用者亦以靜爲主

而動於其靜故動亦大矣非乘於一效之偶著而舍所主以從之爲能應天下之賾也盖靜者所生動者其生生於所生則效固因材而起矣乾惟利貞是以上過貞而龍亢坤惟先迷是以初在迷而履霜師利丈人是以三稚而輿尸履陽不疚是以陰孤而虎咥復期七日是以上失期而君凶剝戒攸往是以五承寵而得利遯小利貞是以二能執革壯宜大正是以五必喪羊夬无即戎之功是以前趾不勝姤非取女之道是以无魚而起凶萃亨於大人之見是以三上遇小而咨嗟升志在南征之行是以上六北轅而不富兌道在貞而乖於苟說故三凶於上巽命必申而

利於攸往故四吉於初凡此數者或彖方致譽而爻以凶或彖非有功而爻无懼然且卽彖以推存亡具在况其相因以起義彖爻道合如无首之後夫女貞之中饋者哉然則彖外无爻而效必因材也不亦審與惟析彖爻以殊物則抑謂三聖之異宗多歧旣以亡羊後來彌多標指故且曰有文王後天之易有庖犧先天之易天且剖先後以異道而况於聖人則羲文自爲門戸周孔各爲朋黨亦奚恤哉彼將曰易者意也聖人各以其意遇之也聖人有其意則後之爲術數異端者亦可有其意矣私意行則小智登小智登則小言起故或以律爲易或以兵爲易或以節候

爲易或以納甲爲易或以星度爲易旣偶測其偏而納全體於一偶繇是而王輔嗣以重元爲易魏伯陽以鑪火爲易李通元以十元六相爲易則濫淫於妄而誣至道以邪辭亦曰意至則易存意不禁則易无方故易訟於庭而道喪於室非一晨一夕之故矣且夫彖之效而爲爻猶爻之效而爲變也極四千九十六於三百八十四之中而无異占極三百八十四於六十四卦之中而豈有殊旨哉焦延壽嘗屑屑以分矣卒无別研之幾故但有吉凶而无憂患之故則亦惡用此紛紛射覆者爲也故君子之於易也博用其賾細入之於易也錮用其繁用其賾則六十四彖之

中以備雜物撰德而不遺用其繁則極延壽之四千九十六占以訖於邵子萬萬有奇之策以測其始終本末而不能該故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日新富有豈他求之哉或曰元亨利貞彖與文言殊矣則文王孔子非異意與曰四德者合體用而言之也體一成而用有先有後有生有成仁生禮義成信故元亨以元故亨利貞貞而得利二篇之辭終无曰元利而貞亨者體用相因之序也文言四德之目又豈邵子四塊八方瓜分瓦合之說邪而又何疑焉

第十章

悉備者大全統乎一端而一端領乎大全也易之六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爲易所備而非奉以爲典要也道一成而三才備卦一成而六位備六位備而卦成三才備而道成天地有與來而人有與往都往來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凝而存之成位乎中故於德有中焉於位有中焉德有中貞之以二爲中也位有中䢃之以五爲中也然德位有定矣神而明之通人於天地非有定也時在退初四俱爲藏密之人事時在進三上俱爲尚往之人謀故曰三才之道易所悉備而非有典要之可奉也且夫天地之際閒不容髮人與萬物皆

天地所淪肌浹髓以相涵者也道所必動生生者資二氣以變蕃之乃物之生也因地而形因天而象賅存乎天地不能自有其道而位亦虛人之有道也成性存存凝繼善以妙陰陽之會故其與天地也數有盈虛而自成乎其道有其道者有其位无異本者无異居故可別可同而與天地相往來焉喜德者陽之生怒刑者陰之發情以盛之性以主之於天地之外而有道亦入天地之中而備其道故人可乘六位以御天而行地故天地之際甚密而人道參焉相容相受而人終不自失別而有其三同而統乎人易之所以悉備乎廣大也今夫凡言位者必有中焉而易无

中三之上四之下无位也凡言中者必一中焉而易兩中貞之二與之五皆中也无中者散以无紀而易有紀兩中者歧而不純而易固純何以明其然也有中者奇无中者偶奇生偶成聚而奇以生散皆一也分而偶以成一皆散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者四情合一將盈天下皆一无非中矣已發者各形爲理將盈天下皆道不見中矣樸滿一室始終內外渾成一中而无有主輔之別當位皆實中不可得而建焉故易立於偶以顯无中之妙以著一實之理而踐其皆備者也一中者不易兩中者易變而不失其常之謂常變而失其常非常矣故曰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中立於兩一無可執於彼於此道義之門三年之哭無絕聲哀亦一中矣燕射之終无算爵樂亦一中矣春補秋助而國不貧恩亦一中矣釁社孥戮而民不叛威亦一中矣父師奴少師死俱爲仁人伯夷餓太公封俱爲大老同其時而異其用生死進退而各一中矣則極致其一而皆中也其不然者移哀之半節樂之全損恩之多補威之少置身於可生可死之中應世以若進若退之道乃華士所以逃譏而見一無兩可其可而不可其不可畸所重而忘其交重則硜硜之小人所以自棘其心也一事之極致一物之情狀固有兩塗以合中迹有異而功无殊

兩中者盡事物而貞其至變者也故合體天地之撰而用其盈則中之位不立辨悉乾坤之德而各極其致則中之位可竝設而惟所擇故曰三才之道大全統乎一端而一端領乎大全也非達於天人之際者无以喻其深矣若陋者之說易曰初爲士二爲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上爲宗廟或曰二爲臣五爲君上爲師以人之位限天之理以物之滯錮道之靈技術之鄙訓詁之愚學易者斥而絕之久矣

第十一章

夫以易心而行危道者湯武是已其行危其時盛故處危

而不疑處危不疑道一而已矣順百姓之心已无慝於後世承非常之慶而不悖於先猷以德以福一而已矣故道不疑而心恆易其心易者其辭易故書簡而直詩至而和若夫以危心而行危道者其惟文王乎其君明夷也其世密雲也決於飛而非其小心安於潛而无其餘位進則革命於崇朝退則不保其囚戮季歷之事勢不能爲武王之舉心不忍發遲回鄭重終守侯服非僅末世難濟之可憂抑亦盛德難終之足恤矣盛德欲終懼以終始則心不敢易而疑生焉心不易者辭不易故岐土无詩崇征无誓簡直和至之言沮而潔靜精微之義著也嗚乎此文王之所

以爲盛德也靈承者天周知者人昭對者心以俯以仰以外以內以出以入而皆有參差兩不相承之數則疑天疑人而還自疑其心於是精白齊祓疑其所疑舍天人之信而詭用其疑是故易者謀天下之疑也謀天下之疑道恆不一不一故大大故百物備焉陰陽之險阻祥變之消長悔吝之往來可生可死可危可安可難可易一皆象數之固然爲百物之自有閱百物而莫不有其道故進不必爲武王退不必爲季歷以退讓事天以憂閔恤人以戰慄存心无所從違而道乃定故備百物以安於數要危懼以養其德安數者樂天養德者敦仁盡仁知於震動之介而德

終以不衰是故以德則文王陽也紂陰也以位則殷陽也周陰也有德不恃故陽亢而戒其災陰中而幸其有慶守位不革故陽失當而代爲之憂陰乘時而不欲其長命與義爭而命勝者天也理與命爭而理勝者文王也爭則危危則疑疑以致天下之疑而民用之吉凶悔吝咸得用其疑以存憂患而審幾微抑將曰天下之大疑有甚於文王與紂之時者乎而文王猶然其无咎矣則危何不可使易傾何不可使平硏幾於百物不廢之中而載懼以終始則亦何咎之有哉是故文王以西伯終周易以未濟終懼以終也自公羊高謂文王受命稱王而異說滋董仲舒何休

蔡邕附會而爲之徵而聖人之道隱夫文王受理而不受命假使受命而不必受理則道一而无疑事不危而辭易陳詩以歌先公之德稱誓以暴獨夫之罪當不俟武王而蚤爲之矣乃斤斤然僅託危辭於易象乎六國亡秦欲亟自尊以爭衰周之統九鼎三川未亡早計而捷得之故爲之說曰先受命而後伐商以自文其僭誕也漢儒因之不亦愚乎武王有詩書文王有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第十二章

陽健陰順積陽以純健而乾成積陰以純順而坤成積故能至純故至而天下之至者莫至也至健而易至順而簡

易簡而險阻知惟其純也若夫一變而六子再變而五十六卦陰陽多少之數畸而不積雜而不純然且吉凶定而亹亹成以分功於乾坤則何也曰因此而知陰陽之數凡卦而皆六未有缺矣陰陽各六而十二其來也有位其往也必有居以其來知其往亦因而知嚮背之位凡卦皆十二位而未有缺矣昨日謀之今日行之是行者來之位謀者往之位也今日行之他日改之是行者來之位改者往之位也不可見而有其理方可見而有其事理與事稱六位相準而必均然而盈虛多寡之不齊則謀與行舛錯於物變而行與改參差於事情也理與事稱吉凶非妄而事

有理事與理稱吉凶不虛而理有事事有離合理有柔剛理事各半事在理之中而居理之半理在事之中而居事之半合離柔剛各分其所半互相乘以成乎半故陰陽之各六與十二位迭運於往來而相若焉數與位之相若則與六位相若也與一位亦相若也故以往以來而健順之至者恆一成具在而无不足往來相期存發相需多寡相倚理事相符有其至積給其或畸有其至純治其或雜六子五十六卦皆具六陰六陽於嚮背之六位无不具者无不至无不至者无不知而又何疑邪老陽之積老陰爲衝少陰爲委老陰之積老陽爲衝少陽爲委其衝也道以配